院藏明董其昌〈臨宋四家書〉卷 小考

■簡欣晨

院藏明董其昌〈臨宋四家書〉卷(按:「宋四家|即蔡襄「1012-1067]、蘇軾「1037-1101]、 黃庭堅 [1045-1105] 、米芾 [1051-1107]) 年款雖為 1636 年,但實為兩件不同年代書寫 的作品接合而成。本恭為五紙相接而成的長恭,其中一、五紙為一體,書於1636年,董其 昌的臨書來源可能為《唐宋名人帖》(即萬曆年間[1573-1620]雲陽姜氏《玉蘭堂帖》的 其中幾卷);二、三、四紙約寫於1615年,是董其昌姻親陳鉅昌摹勒收錄董書的《鷦鷯館 帖》所用的原墨跡本的一部分。

全卷釋文

院藏明董其昌(1555-1636)〈臨宋四家 書〉卷,曾於2016年的「妙合神離——董其 昌書畫特展」中展出,全卷由五紙組成(圖 1),釋文及接紙處標明如下(見表一,各帖 編號及標題為筆者所加,標題省略「董其昌 臨」,僅標原帖名及書家):

與《鷦鷯館帖》的關聯

〈臨宋四家書〉卷其中二、三、四紙的 內容見於董其昌姻親陳鉅昌(字懿卜)所刻 《鷦鷯館帖》卷四中,且與《鷦鷯館帖》搨 本字形也完全相同。(圖2、3)就高階數位 影像觀察可知〈臨宋四家書〉卷為品質良好 的寫本,絕非雙鈎填墨或映寫,因此〈臨宋

表一〈臨宋四家書〉卷釋文及接紙處

作者製表

紙序	釋文
第一系	1. 蔡襄〈扈從帖〉 襄拜:今日扈從徑歸,風寒侵人,偃臥至晡。蒙惠新萌,珍感珍感。帶胯數日前見數條,殊不佳,候有好者即馳去也。襄上公謹太尉閣下。 2. 蔡襄〈暑熱帖〉 襄啟:暑熱,不及通謁。所苦想已平復。日夕風日酷煩,無處可避,人生韁鎖如此,可歎可歎!精茶數片不一,襄上公謹左右。 3. 蘇軾〈邁往宜興帖〉 邁往宜興。迨、過隨行。此二子為學頗長進,迨論古事廢興治亂,稍有可觀;過作楚辭、詩,亦不凡也。此亦竟何用,但喜其不廢家業耳。蒙問,妄及之,軾白。

紙序 釋文 4. 蘇軾〈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之一〉 次韻黃魯百見贈古風: 佳穀臥風雨,莨秀登我場。陳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 大哉天宇間,美意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 第二紙 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旁。紛紛不足慍,悄悄徒自傷。 5. 蘇軾〈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之二〉 空山學仙子,妄意吹簫聲。千金得奇藥,開視皆豨苓。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 今君已度世,坐閱霜中蒂。摩挲古 銅人,歲月不可計,閬風安在哉,要君相指似。 6. 黃庭堅〈贈蘇東坡古風之一〉 贈東坡。 江梅有佳實, 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 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 冰雪空自香。 第三紙 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 終然不可口,擲棄官道旁。但使本根在,棄置果何傷。 7. 黃庭堅〈贈蘇東坡古風之二〉 青松出澗壑。千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 醫和不並世。深根目固蒂。人言可 醫國。何用太早計。小大才則殊。氣味固相似。黃庭堅。 8. 米芾〈李白白紵辭〉,第一通。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停白苧吟綠水,長袖拂面為君起。寒雲 第四紙 夜卷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濛。 9. 米芾〈雜詠〉 絃歌興罷拂衣還,棄米何曾有俸錢。恩自大均能播物,只應訪藥是優賢。米芾。 10. 蘇軾〈與祖印長老書〉 昨夜清風明月,過蒙法施,今又惠及清泉,珍感不已。朮湯法豉,恐濁卻妙供, 謹卻回納。軾白祖印長老。 11. 黃庭堅〈韋應物詩〉 春風駐游騎,晚景淡山暉。一問清冷子,獨掩荒園扉。草木雨來長,里閭人到 稀。方從廣陵宴,花落未言歸。山谷書韋司直詩。 12. 黃庭堅〈硯銘〉 第五紙 溫而栗,重不泄。不為礪砥為翰墨,守不假人永終吉。涪翁。 13. 米芾〈李白白紵辭〉,第二通。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停白苧吟綠水,長袖拂面為君起。寒雲 夜卷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未終。 (落款) 丙子八月書蔡、蘇、黃、米四家帖,其昌。

官業耳墨

竟何用但喜其不應

楚 辞 诗二不凡中此二

人中自有安好生

全君。在世出別

各研谷のちず

京拜今日危後往 玉繭艺 釋 風寒侵人便以

贈在風 供額黃學旨見 沿岳春~ 秋白

住敷卧風面艺

相指似

贈東被

秀笙我場陳前

湯方大五食俸年 无大哉天字问義

江梅有住實記杯

桃季場桃季於

唐杉前珍底 常院

任係马昭者即於玄

富上

數日前見影准珠不

是更具香君看

不言朝露借見

麻養時不少版化 你看季黄親君緣 五六月雅松酌田

免私芳忌紋潔 永雪空白香古来

又谁太尉阁下

東於 暑む不及通

原我の苦季全生 把 核千歲 終一等 晚烟雨青己黄得 升 花孝盤以遠初 廟廊歲月生成 和舞寶此物并

可避人生雜銀的此

可教 将 茶数片正

拓強旁 终二不是证

竹、徒白傷

京上

化餐 左右

題在官與追過值

唯山學 係子及意

行此二百君告额長

造論古事度與

专藥不知湖視

少篇舞 女金得

浩弘 稍有万视选作

日夕風日融煩學也

得所 等想之平後

果何傷 本林府棄置於 老常 经越不可口 掛并官道旁但使

坐去经的好

日西歌以像

營子顏尚堂

楊清歌接時尚

風吹天飘塞

卷霜四空姚

有遠志相係在平 供下有干 歲苓小草 青松出间整千里 別風聲上有百尺

寸情和不 益 在深 只度防藥是 日大均批抄物 南有俸钱恩 衣還弄出何 传歌典器拂

個人歲月不可计 自風安在我五天 霜中帶層等古 小大才則除氣味 層 何用太早計 松且固帶人言可 图相似 黄度星

活施なる

班在清風明月至景

经省

東部召且停 塩以方住人 楊清歌蒙脏 和印长老 好供養和四個状的 忠及清泉 張成るる本 湯汝致恐問却

荒園扉單 木西来長 山畔一問清冷子獨待 **随宴花篇法立婦** 里阁人到稀方港廣 春風點游騎晚景淡

修者 陪前 温而栗重不知不若确 極为翰墨守不像人永 山城書草日三特

君起寒雲在

长沙排面為

白芦冷保水

霜海空胡風次天 水長油棉面馬 子里修口声外係 宗永终 而五八月也葵花 小方住人来都 A起寫雪在卷 熟寒鴻五相尚平

臨宋四家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黄本1年代 10日

有犯出洞察千里有私出洞察千里有起志相依在干债券小草有一成券上有百尺

圖 2 《鷦鷯館帖》中的〈臨黃庭堅贈蘇東坡古風之二〉與〈臨宋四家書〉卷帖7局部比較 選自容庚舊藏《鷦鷯館帖》第二冊影印本,原帖收藏於廣州博物館。 取自程存潔主編,《容庚藏帖》,第一○三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頁70。

部 活 对 不 且 停 在 孝 在 是 许 不 且 停 在 孝 群 不 且 停 在 孝 群 不 且 停

四家書〉卷二、三、四紙應即《鷦鷯館帖》 據之摹勒的原墨跡本。

《鷦鷯館帖》卷一、二、三中大量出現「乙卯」年款,但《鷦鷯館帖》卷四無年款,乙卯為公元 1615 年,而〈臨宋四家書〉卷落款為「丙子」,即公元 1636 年,兩者遠隔二十一年,何解?其中一個可能是《鷦鷯館帖》卷四與前三卷不同,是 1636 年或其後才收入的;另一個可能即〈臨宋四家書〉卷中存在兩種不同的書寫時間,後來才被接合為一卷。細觀《鷦鷯館帖》四卷形制、佈排未有顯著差異,四卷完成時間相近可能性較大。且〈臨米芾書李白白紵辭〉在本卷中重覆出現,若本作整卷完成於同一時間,在一卷中書寫兩次重覆內容似不合常理。因此,筆者傾向第二種可能。

陳鉅昌刻有董帖四種,即《鷦鷯館帖》、 《劍合齋帖》、《紅綬軒帖》、《延清堂帖》。 陳鉅昌《延清堂帖》題識云:

余則以性嗜古今法書,亦不乏營建,先 有《鷦鷯館》、《劍合齋》、《紅綬軒》 諸刻,昨年(1623)復得董宗伯手授家 藏開禧拓本《太清樓帖》,重橅行世, 千秋絕學,頓還一朝,即舊證新,真成 連步。因重輯宗伯公近書,詮勒入石。 題曰《延清堂帖》……天啟四年(1624) 三月望日,陳鉅昌識。

又陳鉅昌曾居楊維禎(1296-1370)草玄閣, 《紅綬軒帖》有陳鉅昌:「此余草玄閣第三 刻也」句。從以上引文及容庚(1894-1983) 《叢帖目》所錄各帖題識,可推得陳鉅昌的 刻帖時間如下:

一、《鷦鷯館帖》:四卷,可能皆刻於萬曆 四十三年(1615)左右。「乙卯」未必是精 確的刻帖時間,但應相去不遠。

- 二、《劍合齋帖》:無年月,介於《鷦鷯館帖》 與《紅綬軒帖》之間。
- 三、《紅綬軒帖》:萬曆四十七年,1619。
- 四、《大觀太清樓帖》:天啟三年,1623。
- 五、《延清堂帖》:天啟四年,1624,「延清」即 延續《大觀太清樓帖》之意。

因此,即使《鷦鷯館帖》不是刻於帖中數見的「乙卯」(1615)年,完成時間也應早於《紅綬軒帖》的1619年。

另外,《鷦鷯館帖》卷四末尾有董其昌跋: 余往刻《戲鴻堂》,未嘗銓下注腳, 蓋取楊子雲鴻飛冥冥、袁昂評鍾元常 書如飛鴻戲海及盧鴻嵩山草堂諸義耳。 茲陳懿卜山人結集予惡札,漫為鋟版, 屬予安名,名為《鷦鷯館帖》。鷦鷯 之去鴻遠矣,觀者勿用深求,予亦以 茂先之賦為質。董其昌為懿卜先生題。

可知《鷦鷯館帖》的摹勒者,或刻帖主導者 仍為陳鉅昌本人。陳鉅昌生卒年不詳,但其 所刻董帖四種的時間大致落於萬曆、天啟 年間,所往來者除董其昌外,尚有沈明臣 (1518-1596)、孫克弘(1532-1611)等人。 陳鉅昌友人張翼軫撰〈陳氏古印選序〉提及 「懿卜自十五往來四窗禹穴間,變姓名,從 豐吏部人翁習鐘鼎小篆」。由豐坊(字人翁) 卒於 1563 年,及陳鉅昌從師豐坊的時間最早 為十五歲,因此可知陳鉅昌在1563年至少是 (虛歲)十五歲,可推斷若此處非強行比附 名人,則陳鉅昌必生於 1549 年(含)以前。 故到了「丙子」(1636),陳鉅昌應已老矣, 無精力主持刻帖活動,甚或已逝世。而本卷 落款「丙子八月」離董其昌逝世僅月餘,若 《鷦鷯館帖》卷四寫於「丙子八月」,在僅 剩的一個多月要完成結集董其昌手書、刻版、 請董氏本人題語等工作,似可能性較低。

第一、万紙臨自《唐宋名人帖》

在試圖尋找董其昌臨書來源的過程中, 筆者爬梳叢帖,認為本卷末紙(第五紙)內 容很可能來自《唐宋名人帖》(應即萬曆年 間雲陽姜氏所刻《玉蘭堂帖》的一部份)。 細讀《唐宋名人帖》帖目後,筆者發覺本卷 第一紙內容應也來自此帖,進而推斷一、五 紙原為同一件作品。茲摘容庚《叢帖目》所 錄《唐宋名人帖》中「蔡蘇黃米」四家帖目 如表二:

表二 《唐宋名人帖》中「宋四家」帖目

作者整理

蔡襄	〈與知郡司門書〉、〈與公謹太尉書〉二通。
蘇軾	〈與濟明仁弟書〉、〈與道源書〉 二通、〈邁往宜興帖〉、〈道源 傾逝帖〉、〈令子所示帖〉、〈與 至孝奉議書〉、〈與祖印長老 書〉、〈醉翁操〉、〈與知縣朝 奉書〉、〈與郎中杜丈書〉、〈與 道源書〉、〈璞硯銘〉。
黃庭堅	〈與才卿法曹書〉、〈詩祖帖〉、 〈與五哥書〉、〈與志仲書〉、〈垂 顧帖〉、〈與費曠十五弟書〉、 〈春風五律〉二首、〈樹姪研 銘〉。
米芾	〈芾老矣帖〉、〈與永仲兄書〉、 〈與永仲德友書〉、〈與永仲朝 奉書〉、〈 <u>揚清歌七古</u> 〉、〈倣 謝安告淵朗帖〉、〈太宗跋謝公 真跡贊〉。

《唐宋名人帖》今稀見,筆者不得見此 帖搨本,但上述加底線部分疑即本卷所臨之 帖。蔡襄二通「與公謹太尉書」應即本卷的 「扈從」、「暑熱」二帖。而黃庭堅「春風 五律二首」,董其昌僅選臨一首。「儆姪研銘」 或即本卷所錄「溫而栗」硯銘。而《玉蘭堂 帖》、《唐宋名人帖》成於萬曆年間,董其 昌有相當機會曾渦眼或收藏,故筆者合理懷 疑本卷一、五紙原為一體。

從長度來看,一、五紙略短於其他三紙。 至於一、五紙與二、三、四紙質是否相異, 從高階數位影像圖面上則難以確認。第一紙 的尾行「問妄及之、軾白」字體較小、而第 二紙開頭首行「次韻黃魯直見」字體忽然變 大,這並不符合一般大小書寫常理,合理的 書寫習慣應是如蘇軾〈寒食詩帖〉漸次放大, 或如鄭燮(號板橋,1693-1765)書作一般大 小錯落有致。本卷第五紙第一行「昨夜清風 明月,過蒙」亦為較小字體,若與第一紙相 接的話,畫面佈局上較合理。而上述第一紙 末行、第二紙及第五紙首行,皆異常地靠近 紙邊,顯見可能經過裁切或重裱拼接。

另,依本文一開頭的整理,本卷的書寫 次序為 1. 蔡、2. 蔡、3. 蘇、4. 蘇、5. 蘇、6. 黄、 7. 黄、8. 米、9. 米、10. 蘇、11. 黄、12. 黄、 13. 米,並未按落款所言的「蔡蘇黃米」次序 排列。但若將一、五紙視為一件,二、三、 四紙視為一體。則,一、五紙的書寫順序為: 1. 蔡、2. 蔡、3. 蘇、10. 蘇、11. 黃、12. 黃、 13. 米。二、三、四紙的書寫順序為: 4. 蘇、 5. 蘇、6. 黄、7. 黄、8. 米、9. 米。一、五紙四 家俱全,但作為《鷦鷯館帖》原據墨跡本的 二、三、四紙仍缺蔡襄。檢視《鷦鷯館帖》卷 四,卷四標題為「蔡蘇黃米仿書」,內容包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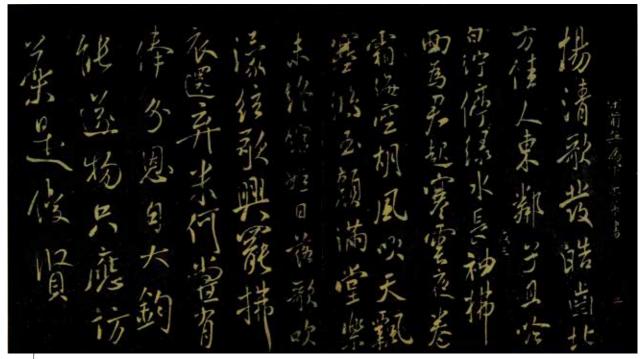


圖4 │ 明拓 《寶賢堂集古法帖》 第6冊 宋米芾〈白紵辭〉(「揚清歌」起)、〈雜詠〉(「絃歌興罷」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一、蔡襄:〈欲尋軒楹七絕〉、〈吉祥院探花 七絕〉、〈與通理屯田書〉、〈與知郡中 舍書〉、〈與公綽仁弟書〉。
- 二、蘇軾:〈養生論〉、<u>〈次韻黃魯直古風〉</u> 二首。
- 三、黄庭堅:〈贈東坡古風〉二首。
- 四、米芾:<u>〈揚清歌七古〉</u>(《叢帖目》僅錄〈揚 清歌七古〉,即帖8〈白紵辭〉,但《鷦鷯館帖》 搨本中實有帖9〈雜詠〉;〈雜詠〉於米帖中一 般附於〈白紵辭〉後,圖4〉

可知在《鷦鷯館帖》中「蔡蘇黃米」四 家俱全。筆者認為《鷦鷯館帖》卷四的內容 原為宋四家俱全的一組完整作品,但後來被 拆分開來。

「蘇黃米蔡」還是「蔡蘇黃米」?

若本卷一、五紙原為書於 1636 年的同一

件作品,二、三、四紙原為書於 1615 年左右 的同一組作品,那麼,又是何人將它們合為 如今所見的院藏明董其昌〈臨宋四家書〉卷 呢?筆者較傾向這可能出自書家的個人意志, 而非出於藏傳過程中後人手筆。因為在《鷦 鷯館帖》卷四中有董其昌語:「蘇黃米蔡, 宋時以蔡京為殿,已易之為君謨,當云蔡蘇 黄米。雖欲尊子瞻,不妨以時代先後為次。 其昌。」但觀今存董書與文獻資料,可以發 現董其昌雖多次書寫宋四家帖,但順序並未 皆是「蔡蘇黃米」,如晚於《鷦鷯館帖》的 《紅綬軒帖》便有「倣蘇黃米蔡書」,普林 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亦有一件 John B. Elliott 舊藏董其昌 仿「蘇黃米蔡」行書。所以可知董臨宋四家 帖未必以「蔡蘇黃米」排序。然而,本卷款 題為「蔡蘇黃米」,與《鷦鷯館帖》所據的二、

圖5 《晚香堂蘇帖》中的蘇軾〈邁往宜興帖〉與〈臨宋四家書〉卷帖3局部比較 取自(宋)蘇軾書,(明)陳繼儒輯刻,《晚香堂蘇帖》上冊,北京:中國書店,1990,原書無頁碼。

三、四紙所傳達的「蔡蘇黃米」書學思想恰 好一致,而這恐怕並非出於巧合,而可能是 出自書家本人的意願。

真偽問題

本卷籤條下方有「鑑定偽」印蛻貼條。 一般習見董其昌的「臨帖」書風秀逸天成, 更似書家自運。然而,本卷中有一些筆誤錯 漏字,及許多不像董其昌本體字之處。如: 卷首兩通臨蔡襄帖字形結構並不好;臨蘇軾 〈邁往宜興帖〉的「迨」、「過」等捺筆翹起; 臨米的幾通寫得特別疏狂蕭散等。以上應來 自董氏對宋四家原帖的臨摹及意會(圖5), 帶有一定的實驗性質,想是因此讓前人鑑定 時誤以為價。筆者認為董其昌雖自言《鷦鷯館帖》為「惡札」,但此實為書家常用的自謙之語,《鷦鷯館帖》應為董氏本人得意之作,才會被他揀選作為刻帖傳世之用,甚至時隔二十一年後,仍保存狀況良好地與新近書作合而為一。此外,帖13第二通〈白紵辭〉缺末句「館娃日落歌吹濛」也可作為旁證,一般偽作不太可能如此缺漏,而會力求完善,避免讓人看破手腳。

餘論: 藏傳過程

本卷卷面上除作者董其昌印鑑外,僅有 前裱綾的「乾隆御覽之實」、前隔水與畫心 接縫處的「實蘊樓書畫錄」二鈐印,意味著 此卷未歷經太多藏傳過程便流入清內府,因 此更降低了在流傳過程中後人拼接的可能性。 由鈐印可略推本卷的徙轉經過。寶蘊樓中收 藏文物多為瀋陽(盛京)故宮舊藏,金梁 (1878-1962)《盛京故宮書畫錄》有本卷條 目,其中描述大致與現存狀況相符,惟一句 「素箋本行書臨帖,八十五行」及漏錄卷末 的帖13二項記載不符,不知何解?本卷行數 現為一百一十一行。筆者另行翻閱《清內府 書畫編纂稿》,此書為草稿本影印,上有許 多刪修痕跡,其中一部分內容應即《盛京故 宮書畫錄》的原始稿本。比對書中所載此卷 條目發現草稿原記作「百十一行」,但又被 劃去以行書小字改為「八十五行」,或為誤錄他卷行數?但到了更晚的《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又作「計一百一十一行」。《清內府書畫編纂稿》錄有帖13,但在重新整理出版的《盛京故宮書畫錄》中卻被遺漏。金梁《盛京故宮書畫錄》序言提到「是書所載僅翔鳳閣所藏,共計四百四十九件,其各宮陳設卷冊另為編纂,不在此內」。故由以上可知本卷為清宮舊藏,曾入瀋陽故宮翔鳳閣,再到寶蘊樓(屬北京古物陳列所的一部份),後運往臺灣庋藏於本院。

作者為本院圖書文獻處研究助理

參考書目

- 1. (宋)蘇軾書, (明)陳繼儒輯刻, 《晚香堂蘇帖》,北京:中國書店,1990。
- 2. (明)陳鉅昌、董其昌、孫克弘、張翼軫等,〈陳氏古印選序〉,收入郁重今編纂,《歷代印譜序跋匯編》,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8。
- 3. (明)董其昌書,(明)陳鉅昌摹勒,《鷦鷯館帖》,收入程存潔主編,《容庚藏帖》,第一○三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 4. (清)張伯英著,張濟和主編,《張伯英碑帖論稿》,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 5. (清)金梁,《盛京故宮書畫錄》,臺北:世界書局,1962。
- 6. (清)金梁撰,祁晨越點校,《盛京故宮書畫錄》,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
- 7. 佚名,《清內府書畫編纂稿》,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 8. 何煜、謝剛國、吳瀛編纂,《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9. 容庚,《叢帖目》,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0~1986。



週<u>二至週五 09:00-17:00</u> 週六至週日 09:00-1**8:00** 週一休館 Tue.-Fri. 09:00-17:00 Sat.-Sun. 09:00-18:00 Closed on Mondays 61248 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888號 888 Gugong Blvd, Taibao City, Chiayi County 61248, Taiwan (R.O.

